



金山枫泾新义村，柳叶马鞭草，网红亮丽风景。摄影 / 庄毅

好了，村庄才开始逐渐打破自身“萧条、衰败”的固有印象，有了生机。留在农村的村民，生活有了归属感；在外打拼的年轻人，也纷纷返乡淘金。通过近年来的实践，“田园综合体”“自治与共治”的乡村治理新路子，正在上海远郊遍地开花。

金山区枫泾古镇是4A景区，往年春节，这里接待近11万人次的游客，而离古镇不到六公里的新义村却是出了名的“穷村”。2018年，新义村锋芒毕露打造了天域·新义田园综合体，项目运营一年多，闲置猪圈改造后的九栋江南水乡小屋，不仅盘活了农村用地、拉来了产业、吸引了创客，更让新义村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。

新义村普通农民唐亚英和丈夫陆林华，靠着出租闲置房屋，每年可以增收一万多元。原先在郊区经商的村民孙希洲回来了，他的合作社与上海市农科院共同协作，在新义村种下了10多个黄桃新品种；大学毕业生陆华辉也回来了，与四位同伴携手创立了上海辉灿果蔬合作社，业绩最好的时候，平均每天销售有机黄瓜可达3000公斤以上。

村党总支书记和村委会主任“双肩挑”的尤利明少不了感慨，“要不是当年狠抓环境整治，贴上路面硬化、墙面白化、100%

完成拆违、100%标准土地流转，扮靓了美丽乡村的底色，哪能评上‘美丽乡村示范村’，更别提众创入乡了。”

有了产业，有了人才，顶层如何设计与管理也是门技术活儿。陆铭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一方面要吸纳来自民众的声音，平衡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；另一方面乡村治理还要提高民众参与度，把更多资源、服务、管理放到基层，全面推进自治与共治。

青浦区金泽镇莲湖村的“村园联动”正是村民自治的典范。今年国庆，80岁的村民陆引华，穿上镇里统一的红色马甲，在青西郊野公园为游客当起了志愿者：“怎么坐公交？跟我来。”“去哪儿吃饭？走，我带你去最近的农家乐。”“想拍个视频发抖音？来，手机给我。”

崇明推行的“叶脉工程”，则充分调动干部与群众的力量，按照“一格多员、一员多能、一岗多责”的原则，针对治理中无法照顾到的“细枝末节”打开了新通路。

城桥镇聚训村党支部书记秦秋炜感慨地说“刚来村里工作，班子就4个人，4个人要管1300多户，怎么管？叶脉工程实施后，村干部、党员、村民小组长、志愿者、生态养护员全都整合起来了，